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涵 芬 樓 古 今 文 鈔 簡 編

(七)

吳 曾 祺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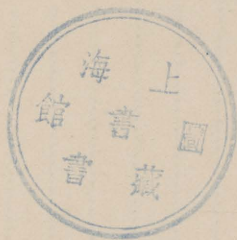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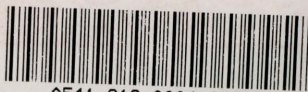
(七)

吳曾祺編



國學基本叢書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4 0660B

#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七冊目錄

## 卷十三

### 奏議類

#### 疏下二

答手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一
論青苗	韓琦	一〇
薦司馬光	歐陽修	一二
論杜韓范富	歐陽修	一三
論狄青	歐陽修	一五
論賈昌朝	歐陽修	一六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修	一八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二〇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二一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二七
論王安石	呂誨	三三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三五
論君道	程顥	三七
論王霸	程顥	三八
論十事	程顥	三九
論新法	程顥	四一
論防盜	曾鞏	四二
論治道二首	蘇軾	四二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四五
君術二	蘇轍	四七
君術四	蘇轍	四八
論聽政	范祖禹	五〇
論宦官	范祖禹	五二
請罷三舍法	王巖叟	五五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鞏	五六
論內批直付有司	曾鞏	五七
論蔡京	陳瓘	五八

時務五事 許衡……………六一

卷十四

奏議類

上書

上書秦始皇 李斯……………六二

上書言趙高 李斯……………六三

獄中上書 李斯……………六四

上武帝書 東方朔……………六四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六四

上言世務書 嚴安……………六五

上言世務書 徐樂……………六七

上哀帝書 鮑宣……………六八

上書自理 王濬……………六九

通進司上皇帝書 歐陽修……………七一

準詔言事上書 歐陽修……………七七

上皇帝書 蘇洵……………八三

064582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九二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一〇五
再上皇帝書	蘇軾	一一七
徐州上皇帝書	蘇軾	一一九
上皇帝書	蘇轍	一二四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	陳東	一三四

#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 卷十三

### 奏議類

#### 疏下二

答手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爲國家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豫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寢墜。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明。建官至少。尙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爲帝範。我祖宗朝文



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旰食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官，金穀浩瀚，權勢子弟爲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卽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句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備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句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句當，卻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句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句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

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者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尙書省集議爲衆所訴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有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尙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類比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於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眞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

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卽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勳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内非次移改者。卽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權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人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於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二等者。卽賜召試。試又優等。卽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卽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致。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

名藏於廟中。以重其事也。鄉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尙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尙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卽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爲至要。內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扞格不能。創爲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爲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卽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爲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旣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卽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旣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多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

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卻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卻加封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爲至當。內三人已上。卽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考選注官。次等及等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又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卽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爲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舉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爲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

先祿厚。祿厚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戎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之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先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爲負罪之人。不守名節。更有姦賊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得不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深思遠慮。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亂禍不與。是

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路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又貧窮文弱之民。困於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至充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壅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於是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墮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溼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壅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與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而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

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於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穀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爲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口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遂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供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



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爲鎮本令路舉文資一員董權酤關征之利兼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卻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者管亦減役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究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冗裁爲制勅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設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有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卽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論青苗 韓琦

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下人爲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已上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類致諸人扇搖人戶卻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狀入馬遞申以憑選官曉諭如卻願請本縣干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

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乏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卽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卻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摺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不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寢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歛。遇貴出糴。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

贏。今諸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卹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薦司馬光 歐陽修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急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旣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旣詳知。不敢不奏。

論杜韓范富 歐陽修

臣聞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閒。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旣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其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而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

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懇讓，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爲。陛下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謙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賈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

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論狄青 歐陽修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嘉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來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求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効。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旣以爲榮。遂相悅慕。又加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旣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尙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其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

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而流議漸消，則於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論賈昌朝 歐陽修

臣修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論，漸以沸騰。蓋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危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政府，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

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進用矣。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日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興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實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賈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臣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漸積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差使。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昌朝遂得傾害善人。壞亂事體。必爲國家生事。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搢紳公議之論。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修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事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汗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是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旣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拯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默爲賢。及其弊也。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

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其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爲奸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累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謂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政事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之人。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俗。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

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忠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省寤。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蕪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旣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翦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旣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眞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爲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遣二虜。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旣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虜民。則戰鬪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旣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

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其責爲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裁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剏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奏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爲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

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閒。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覽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日昃不暇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敍。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諂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

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置制。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

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常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興。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道。尙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

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尙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曷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苟不爲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



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此言周室之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心。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也。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尙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有傷垂死。情無可愆。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

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以聞。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勅。朕涉道日淺。晦於政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卽日之深患。陛下旣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擲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間以

衰疾自求閒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竭心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旣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長取短。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任。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以屬矣。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卽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贍。何暇與之講。

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更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設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徒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赦免戾罪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捉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主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於衆。捨己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聞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而已。獨不知其所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哉。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可議今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邱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謂所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啟沃。亦有異於梁邱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

卻衆謀。況怙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闡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闡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有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敍利害以煩聖聰。但願陛下勿徇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而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錕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

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采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斛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旣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輒笞縲紲，唯恐不迨。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窮困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斂，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而不能者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

有災。嘗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其終雪前恥。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羣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議郎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於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寤。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切。或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己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息。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物。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謹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早曠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

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尤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寢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齋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扈，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論王安石 呂誨

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辨，行僞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爲學士，搢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士，得以適其用也。及進貳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觀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鶴鶉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卽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



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卽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織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強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時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座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喧嘩。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於外。離間

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  
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  
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摧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  
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  
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絲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  
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於衆。方天災屢見。人情  
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  
庶判別於真僞。況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  
追。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已錄入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  
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  
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  
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  
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  
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

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匿。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

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敍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敎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終怠。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論君道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

又引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廷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儉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率。而篤誠忠厚之教尙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

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霑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程顥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概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尙得綱紀小正。今官

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立法於比閭。族黨州縣。鄴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室。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乃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資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

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質。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尙且侵奪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尙。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旣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治。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新法程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論防盜 曾 鞏

臣伏以周禮以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爲鄉。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爲軌。推之至於五鄉爲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資於衣食。則爲農。資於禦備。則爲兵。其所恃之理然也。後世言兵者。以爲九夫爲井。此八陣之法所由出也。五家爲軌。此師旅之法所由出也。以臣考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政。取法於鄉田。蓋古者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旣廢。而兵農始殊。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獄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亦比閭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制。自五家爲保。推之。至於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職承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也。臣昨守亳州。亳爲多盜重法之地。臣推保甲之法。以禁盜賊。幸不至繆戾。誠不自揆。欲於保甲巡檢縣尉之法。所以防慮盜賊者。有所推廣。以稱朝廷立法之意。

論治道二首 蘇 軾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具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

千里之外。彊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戡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於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之世。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黠纒塞聰。耳目所及。尙不能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鉤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者。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疏。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尙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有之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損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正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正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於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眞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氈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旣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旣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國。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

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監。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力。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竊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若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狼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卻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卻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翁之。必固張之。

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至。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而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君術二 蘇 轍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蒙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

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矣。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悅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君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四 蘇轍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欣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

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總總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尙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爲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全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數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于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讎怨眚暱之人。而不恤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



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頹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論聽政 范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攬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爲德音。行爲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成王追念其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爲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旣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

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疏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爲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爲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時，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萬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惟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願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

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爲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爲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爲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旣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爲朝廷之計。亦非爲先帝之事。皆爲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旣上誤先帝。今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論宦官 范祖禹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

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陳洪志所弑。敬宗爲劉克明所弑。文宗欲去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裔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間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

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閒。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權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惟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旣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旣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爲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爲。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未必有害政之事。然

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爲小人所誤。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爲。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爲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爲哉。自聞近臣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爲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爲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今茲事體實繁。朝政污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請罷三舍法 王慶叟

右臣伏以法有爲名則美。而行之則難。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也。故自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行。未見能取而得之。而犇競之患起。犇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端作。獄訟之端作。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

識者之所共歎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完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科舉者也。不必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多歧。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胸中。損育德養道之淳意。非所以敦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肄之餘。止以公私試第高下如昔時。自足以獎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爲四方矜式矣。乞下禮部及司業博士共議其當。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肇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礪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爲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下至兩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古今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機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貞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

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大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沈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政。勵精爲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礪。日累月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替御之徒。其損益相去如此。唯陛下留意毋忽。

論內批直付有司曾肇

臣伏見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收拔淹滯。每一令之出。內外無不驩呼相慶。以至未明求衣。辨色臨朝。躬親聽斷。夙夜不懈。推今日欲治之心。爲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切有所見。不敢緘默。苟止。臣待罪右省。伏觀內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有直付有司者。雖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付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駁。乃付尙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之事。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內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敕令相參。審度可否。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爲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大臣。陛下委以平章朝政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以奉行文書爲事。又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



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於內外臣僚。千求內降恩澤。侵紊紀綱。增長僥倖。以陛下聖明。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爲言。更願陛下戒之。嚴行杜絕。無使小人乘閒得入。天下幸甚。

論蔡京陳瓊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閒。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旣絕。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旣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壘簾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論。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旣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旣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絀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

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劊子攜劍之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爲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於是京有缺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爲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爲國事乎爲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在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閣門者初以妹行爲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卽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破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尙書張九齡以爲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爲不

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尙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疎。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餒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爲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爲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爲國事耳。非特爲國。亦爲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逆遭。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爲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尙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爲害國。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尙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旣敗。貶元龜爲崖州司戶。元賞爲忠州刺史。迺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

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下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爲少。彼皆明知京下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爲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皆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時務五事 許 衡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疏。不期虛名。偶塵聖德。陛下好賢樂善。舍短

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迺爲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卷十四

奏議類

上書

上書秦始皇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疎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鑼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

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魏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騏。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鳴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言趙高 李斯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佈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

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

獄中上書 李斯

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飭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上武帝書 東方朔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

蓬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槪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言世務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



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陀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會。同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巖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

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上言世務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意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聘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幃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

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上哀帝書 鮑宣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蒼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尙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稅租。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迯。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供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迺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尙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上書自理 王 濬

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卬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

渾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約。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卽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沓。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有專輒。臣雖愚忝。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佈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凶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疏舉錯失宜。

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

通進司上皇帝書 歐陽修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載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旣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中。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邊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

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闔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尙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掎克細碎。旣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貸。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旣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溥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

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尙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尙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尙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尙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



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卹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尙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權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尙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尙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之。趙過爲畎田人。墾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

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二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尙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尙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繚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與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

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也。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輟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妒。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旣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尙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閒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

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鋒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準詔言事上書 歐陽修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尙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遠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急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尙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尙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

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

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旣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

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常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敕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旣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臂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

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鍊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使敕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震。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詞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兩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尙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



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蹙。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幾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賊污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尙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

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

上皇帝書 蘇洵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疏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疏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己

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值。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洩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

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弟忠信。脩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弟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惟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句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惟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躡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爲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

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卽今之尙書。尙書旣廢。惟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所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

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書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下之爵。皆食天下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惟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詔。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概。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惟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講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疏矣。其以弓馬得者。

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受。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面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疏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旣奏而下。御史親往莅之。凜凜如鞠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

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有甚不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攀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且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致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樽俎談燕之間。尙不能辨。軍旅之際。固宜其



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惟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趨。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

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疏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問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疏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屍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旣去之又去之。旣疏之又疏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闔闔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

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詔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譏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

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黷。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

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及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

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

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惟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彊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

置之不教。而教之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爲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位。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彊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



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匄。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彊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而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

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黜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禮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反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彊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

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彊。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難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

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

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特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旣已不詳。使之旣已不當。處之旣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廬。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趨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

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刼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疆國。一旦肯捐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疆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疆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

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彊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誠。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

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於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熙寧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



日月之明。而陛下黷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遁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已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

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熱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

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以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

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既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穿。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

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予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

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現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閒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法。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以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

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閒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

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僇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敍。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



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閒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

侵奪已甚。則拙者迫。忱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句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

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諫議。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

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再上皇帝書 蘇軾

熙寧四年三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於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

路怨咨。自宰相以來。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紕。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

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徐州上皇帝書 蘇軾

臣以庸材。備員册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私

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餼竭則鬻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驍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樞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閒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下。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鐵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

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治。皆爲國興利。而奪彼以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治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彊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禦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堅固。而樓櫓敵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磬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言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是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弈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



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其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濟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彊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

閒。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才。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進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廉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鯪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閒。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閎。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曰。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及。永寧之後。盜賊蠡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上皇帝書 蘇轍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言。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驚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復。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卽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害繼作。歷月

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其有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嶮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薦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旣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捕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某年之前。而罷之於旣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獨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用。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軋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償。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

之生復不可料。譬如敝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峻。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卽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懣懣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途。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絜之人也。今世取人。誦文書。習經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

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弃。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倦。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無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移。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旣積。則吏

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上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

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招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



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宋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餘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旣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

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財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外。無非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

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諸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以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旣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溯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一。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

使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困乏。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

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

陳東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

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愷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又況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謂陛下先誅所謂奸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不捐軀效死。爲陛下用於是。賢才如八元八愷者可舉而用矣。夷狄何足患哉。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勔。之徒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太上方恭默聽斷。起京閑散之地。擢實宰相。京天資凶悖。專權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儉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也。包藏禍心。實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奸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頃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其奸狀。故此數人者。爲京立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怨之。緣京用事。奸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位至公傅。聘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君上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厭。奸賊狼籍。縉紳不齒。觀其所爲。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實啓之。是時童貫實同其謀。貫本與京結爲表裏。因京借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進封王爵。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關

卒庖人防團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謬。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千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朝。兵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蓋嘗聞之。邊人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爲貫親隨。厚賞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常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繫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以見敗衄。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敗壞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何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奸。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衆稱隱相。欲攬國家之柄。盡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大夫。盡出其門。端人正士。往往望風疾走而避之。亦有不幸而遭其點污者。一時苟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至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爲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皆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於去歲。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擅權。乃敢僭擬。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焉。可勝寒心。頃歲李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在州郡。據堂獨坐。使監司郡守列侍其旁。而列侍之輩。咸藉彥進。不敢輒違。臣等聞中間。曾有人詣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李彥凶饑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當職官吏。稍有違忤。卽諷監司。摺撫他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鬱而死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知其幾人。愁歎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克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

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傷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按勔父子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夤緣入仕。交結闍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餒可炙。出入禁闈。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爲收買花石進用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千萬數。父子每以勾當公事爲名。多挾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騷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四散遣人。盡行收括。士庶之家。一花一石。墳墓之上。一松一柏。輒用黃紙緘題。以充進貢。撤民屋廬。削民塚塋。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迹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實生其間。必作威福。徧勒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罵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而後已。由是致人顛踣陷溺。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勔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上皇。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滋起。兵革不休。遂致夷狄交侵。危我社稷。太上哀痛。情實切至。前日詔書一出。觀者如堵。婦人孺子。亦常流涕。臣竊恐太上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疑惑。蓋京等平日收恩於己。斂怨於上。前此罪狀未白。天下不無歸怨於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何以慰太上之心。雪太上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而況今日之事。王黼實專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實費枝梧。是故陛下新卽寶位。遽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憤。究其所由。蔡京壞亂於外。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賊者。異名而



同罪。伏願陛下乾剛夬決。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未振。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尙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羣賊。易去朝廷朋黨。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而況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於茲。尙恨未得尙方斬馬劍。斷其要領。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楊戩雖死。願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塚。暴其骨。以解天下之怨憤。梁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開邊。師成實有助焉。朱勔以奇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勔建議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此。勔當如何。乃有稍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勔父子據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餞物。去歲京東盜起。斗米千錢。兵民缺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餞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太上詔罷西城所餞。令以其餞付之。有司聞彥尙欲強占。不肯交割。及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如此。尙復可容。臣等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於今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戎狄背叛。正爲此六賊者起。陛下其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赦而不誅。卽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受禪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爲悖逆。太上初立陛下爲太子。

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耶。此大不然者。願陛下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杖策親征。以威醜虜。彼雖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昔日澶淵之禍乎。臣等竊謂親征之詔一出。虜人心寒膽落矣。議者或謂兵食未足。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卽位。天下歸心。今更誅此六賊。以快其憤。孰不效死爲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不能捐軀報陛下耶。況聞比日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時忠勇精銳之士。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去。而其財用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籍沒六賊。及他宦官幸臣。素冒錫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大計。獻於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虹口法院 移交  
陳公博案內圖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660B

上海圖書館

